

半世光影映文亭 一城记忆续华章

“红旗剧院”从文化地标的岁月坚守到当代新生



成武县永顺路红旗剧院



红旗剧院观众厅

是否还能想起,那个牵着父母衣角、踮脚仰望“红旗剧院”四个毛体大字的自己?在全封的记忆里,仿佛只要推开那扇厚重的木框玻璃门,便能进入令人魂牵梦萦的光影世界。

成武县永顺路红旗剧院,正是一代代成武人关于文化、关于集体、关于成长的共同记忆。2月3日,记者走进这座已年过半百的建筑,探寻它从历史中走来、在当下活化、向未来延伸的故事。

“红旗剧院”,是无数国人的童年记忆。在娱乐相对单一的年代,能走进剧院看一场电影、一场演出,是足以让人兴奋好几天的“大事件”。那份郑重其事,从出门前换上整洁的衣服开始,在走过高高台阶时达到顶峰,最终在灯光熄灭、光束亮起的一刻,化为纯粹的快乐。遍布全国的一座座“红旗剧院”“人民影院”,就像一座座文化灯塔,用同样的光影,照亮了不同地域却相似的童年。

“小时候,我们在这里看电影、看演出,各种活动也在这里举行。”成武县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刘常乐回忆。那时,剧院里还是吱呀作响的木质翻板座椅,1200个座位常满满当当。即便今天,

仍有不少来自江苏、安徽等地的访客专程寻访,只为看一眼记忆中“红旗剧院”的模样。它如同一个文化磁场,凝聚着跨越地域与代际的情感共鸣。

永顺路红旗剧院始建于1974年,静立于文亭湖畔,三面碧水环绕。据资料记载,剧院建设曾是一场“大会战”:县政府将任务分至各公社,手艺精湛的匠人们汇聚于此,红旗招展,比拼赶超——只为让成武人有个属于自己的文化殿堂。墙体以青石为基,红砖垒砌,方砖垛加固,庄重、敦实。

剧院中,还蕴含着超越时代的建筑智慧。“当年没有空调,设计师专门南下考察,在地下设计了自然通风系统。即便盛夏,厅内也凉爽宜人。”刘常乐介绍。舞台的原始设计包含升降功能,观众厅独特的吸音墙面构造,使得站在中央说话几乎没有回声。水磨石地面、精细的木吊顶……一处处细节,诉说着那段历史。“那时,建设者们不以盈利为目的,而是作为一项群众使命来完成,力求精益求精。”刘常乐说。

1976年建成后,剧院迅速成为成武县的政治

与文化中心。全县重要大会在此召开,重大决策在此酝酿。这座建筑,如同一台忠实的记录仪,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县城的社会变迁与发展历程。

时间进入21世纪,当许多同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在城市化浪潮中消失时,红旗剧院因坚固的质量和持续的使用功能得以保存。2009年,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其登记在册;2015年,它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;2022年1月,被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;2024年,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其进行了精密测绘与复查。

保护并非封存。红旗剧院宝贵之处,在于它从未离开过人民的当代生活。成武县在精心维护其历史风貌的同时,也积极探索创新利用之路。

“‘省市县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’院线在此落户,让群众能以低价欣赏到国内外高水准的舞台剧、音乐会。”刘常乐介绍。与此同时,一年一度的“春晚”、“一元剧场”、传统戏曲展演、少儿才艺大赛等本土活动,依然在此焕发着新的活力。这座承载历史的剧院,正悄然成为新一代少年儿童心中最初的文化坐标,续写着属于他们

的斑斓记忆。

走进剧院后台,剪纸传承人陶翠梅的剪纸体验项目工作室设在此处。古老的建筑与现代非遗传承项目和谐共存。2017年,当地在旧城改造中,没有选择大拆大建,而是拆除了剧院周边杂乱的家属院,打造了公园,优化了环境,让文物本体在绿水环绕中更显风姿。2018年,迁移来的、刻有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等时代语录的水泥碑,被精心安置在剧院周围,既丰富了文物内涵,也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景观。

“目前,剧院后楼的房间成为非遗传承人工作室,剪纸等传统技艺在这里展示与教学;建筑本身成为‘四史’教育和乡土教育的生动课堂;其所在的滨水环境经过整治,与文亭湖水系相连,形成了剧院、公园、码头一体化的公共休闲文化区。”刘常乐说。

当然,五十余年的风雨也给建筑留下了痕迹。屋面曾更换,部分木构件需检修,墙面也有岁月侵蚀的痕迹。“目前,抢险加固保护方案已经制定,所有的修缮都将遵循最小干预、不改变原状的原则。”刘常乐表示。在观众厅,后方那些承载着无数人记忆的木质翻板座椅,被特意保留了一部分。

文物保护,尤其是近现代遗产的保护,不能止于划定保护范围和编制档案。“持续、适当的功能延续,是最好的保养剂和生命力来源。让文物融入现代生活,在合理使用中传承其精神内核,远比静态的‘博物馆化’更具挑战,也更有意义。”刘常乐说。

文/图 记者 马源勃



刻菜园

菏泽地名前世今生

刘菜园村位于曹县城东12.4千米,王集镇政府驻地东北3.8千米处,全村总面积1.43平方千米,其中耕地面积1.13平方千米,村落占地面积0.3平方千米。聚落呈东西长条状,东西大街长710余米,南北大街长530余米。全村360余户,1400余人;有沈、刘、谢、晋、赵等姓,其中沈姓居多。

刘菜园村原名椿树王庄。《曹县地名志》(1999年版)“刘菜园”词条载:该村原为王氏所建,因村内有株大椿树,故名椿树王庄;清初,刘氏自王吕集堤圈北刘庄迁居此地,辟园种菜,故改称刘菜园。原国防大学军需部部长薛福文出生于该村。

薛福文,1946年2月生,1963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中共党员,大学学历,大校军衔。历任战士、文书,团后勤综合仓库主任、战勤参谋、军需助理员,师后勤军需助理员,团后勤处副处长、处长,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员、教员,原广州军区41军121师后勤部部长,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需部副部长等职。1986年3月调至国防大学,先后任军需部副部长、部长等职。

在原沈阳军区40军118师353团服役期间,薛福文获步枪射击优秀、迫击炮三个练习射击全优,被授予团“神枪手”称号,被评为五好战士;在任团卫生队卫生员和卫生班长期间,被团评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标兵,授予“白求恩式的卫生战士”称号,同时被评为优秀班组长、五好战士。1968年5月提干后,荣立三等功一次;1980年2月入军事学院任教,编写作战后勤保障多门课题教材1000余万字,著书五部480余万字,撰写学术论文100多篇500余万字,多篇文章获奖。

薛福文的家乡刘菜园村村民和鲁西南人民一样,自古崇尚武义,面对日伪顽杂的蹂躏,奋起反抗。日寇恼羞成怒,于1940年再次扫荡刘菜园村,枪杀刘红山、孙金化等村民,并向生活用井投毒。刘劲松、崔永合、王爱新、张青明等30人因此中毒死亡。然而,淫威吓不倒刘菜园村村民,他们踊跃参军,吕玉明(鲁西南军分区14团指导员)、朱文明、程远兴等村民为国捐躯。

刘菜园村有拥军入伍的优良传统,在众多参军入伍者中,荣获“共和国红盾卫士红盾楷模”称号的晋兴潮是其中的突出代表。

晋兴潮,1954年10月生,大学本科学历,中共党员,上校军衔。1974年11月入伍,先后任贵州省军区独立师战士、打字员;1977年10月,调任贵州省军区党委材料组保密员;1979年,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;1980年2月,相继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、动员处参谋;1982年9月考入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学习;1984年,任贵州省都匀军分区训练处参谋;1985年3月,任贵定县武装部军事科副科长、军分区司令部参谋;1986年10月后,相继任贵州省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参谋、政治工作处副处长,水城军分区后勤部部长,贵州省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等职。1999年9月转业,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人事教育处处长。先后荣获“贵州省模范军队转业干部”“全国模范军转干部”“共和国红盾卫士红盾楷模”等荣誉称号。

培养出薛福文、晋兴潮的刘菜园村,依靠党的富民政策,大力发展新型农业,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,现已发展成为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,村民过上宜居乐业的和谐生活。 李瀚 鄂鸿

鲁西南风情



吹猪

儿歌曰:过年哩,杀猪哩;小刀子,怪快哩,小猪看见怪怕哩;小猪小猪你别怕,我就牵你去赵坝;过了赵坝过黄河,叫杀猪的找不着;过了年,再回来,明年咱在一起玩。

一进入腊月十五,农人便开始杀猪,以备年集卖肉。农家杀猪可是件大喜事:一可换钱,二可吃肉。猪下水也大有用途——苦胆可作刀疮药,胰子可做护手油,尿臊可作气球,猪蹄壳可作碗碗,碎油可做蜡烛,猪头或肠子则可作为杀猪师傅的报酬。

我小时候,村老张家逢集前杀猪,总成了孩子们的热闹场。他家离我家近,午饭过后,只要听见猪嘶心裂肺的嚎叫,我便往那儿奔。

伙计们将猪制服抬上杀猪台,猪脑袋下摆着接血的大洋瓷盆。老张把明晃晃的杀猪刀衔在嘴里,踩住猪耳,瞄准猪脖子中间狠命捅下。猪的嚎叫声渐渐微弱,直至没了动静,洋瓷盆里

已盛满猪血。

接下来便是关键的“吹猪”——为方便褪毛,开膛,需在猪后腿部划个口子,用铁钎子捅至肚皮撑开通道。这活儿非李二莫属,得有极大肺活量。只见他趴在口子上,用尽吃奶的劲儿狠吹,直吹得猪肚皮鼓起气蛤蟆才停手,随后用细麻绳快速捆扎防漏气。一番操作下来,李二顶多努几个臭屁、嘴角沾些猪毛猪血,竟安然无恙。

此时院子正中的大锅早已咕嘟沸腾,众人趁水热将猪放入烫煮,各持一把宽大刮毛刀吭哧忙活。都是熟手,不消一刻钟,猪毛便褪得干干净净,猪身变得白光光的。猪身上没有废料,猪毛能卖钱,猪血、骨头、猪头和猪肉皆是美味。

如今,杀猪已成机械化流水作业,那份费气力的吹猪场景,也随旧时光渐渐远去了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浮图塔地宫现世 千年龙祠藏古韵

在单县龙王庙镇龙西村,一处深埋地下的浮图塔地宫遗址,让这片承载着厚重“龙文化”的土地,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。它带着未解的谜团,静待考古专家的探索,也为单县的全域旅游增添了一抹神秘的历史底色。

浮图塔曾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。据《单县志》记载,此塔建于宋代,为九层六角楼阁式砖塔,塔基周长8米,第二层供奉有佛像。塔南十余米处的龙王庙,曾建有殿、厢房、山门,規制完整,颇为壮观。一塔一庙,使得这里昔日香火鼎盛,声名远播。

令人遗憾的是,浮图塔与龙王庙均在特殊历史时期被拆毁。如今,村民家的院墙上,仍可见当年遗留的青砖碎瓦,默默诉说着岁月的变迁。所幸,部分塔庙旧物被当地村民悉心珍藏。村民王发家收藏的一方青石石匾,阴刻“龙王古迹”四字,落款为“康熙五十八年”,周边饰以双龙戏珠与方孔圆钱纹样;村民宋福展母亲家中保存的青石石几,形制规整,堪称难得的遗珍。

2014年2月,一次偶然的施工,揭开了沉睡地下的秘密。一位村民挖出大块古青砖,由此发现了浮图塔地宫的踪迹。经山东省考古专家现场勘察,确认此处即为方志所载的浮图塔地宫遗址。勘探表明,地宫遗址之上曾为现代丝绸公司的厂房基址,覆盖有约0.6米厚的煤渣垫层与水泥地面。地宫本体深埋于地表之下约3米处,为砖砌结构,南北长4.5米,东西宽4.2米,深约4米。砌筑所用青砖尺寸规
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浮图塔地宫遗址



龙王庙及浮图塔遗址存石



浮图塔遗址发现的刻有“善不积不是成”的石碑



回到历史深处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紫花」

看到“紫花”这个鲁西南方言词,不少人可能会误以为是“紫色的花朵”,进而觉得这算不上什么方言土语。但鲁西南的老辈人会告诉你,这是个土味十足的地道方言,它虽与紫色的花看似相关,实则源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染布技术,本是专业的染布术语。那么,一个染布术语为何会演变成方言土语?

“他这事办得可真紫花!”村里的庄稼把式老刘拍着大腿叹气。原来,村里的小青年王二到县里赶物资交流会,老刘图省事,托他捎一袋某品牌麦种,可王二心不在焉、只顾闲逛,最终错过了牌子。种子播下后出苗稀稀拉拉,老刘便气愤地说出了这句话。在鲁西南方言里,“紫花”从不是指紫色的花,而是专指染布时染错颜色,后来渐渐引申为办事出纰漏、犯糊涂,成了当地人嘴边鲜活的俗语。这看似朴素的方言背后,藏着鲁西南染布业的密码与灰缬技术的往事。

自古以来,鲁西南便是蚕桑、粮棉之乡。京杭大运河的开通,不仅带动了区域经济繁荣,更将南方的印染技术传播至北方。布匹作为生活必需品,须臾不可离,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鲁西南农村家庭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。但织布机织出的布均为白色,无法直接做成衣物,必须经过染色处理。那时,每个集镇上都有专门的染坊,民间集市或乡镇供销社的百货门市也有染料售卖。一匹白布要变成色布,需经“轧布、脱浆、施灰、染色、脱灰、晾晒”等多道工序,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染匠先将白布用木轧机轧平,放入草木灰水浸泡脱浆,让布料更易上色;随后用白粉与石灰调成“灰药”。若染纯色蓝布或黑布,直接将布放入加了染料的染缸,捞出于晾干即可;若要染带白点的蓝印花布,则需通过镂刻花纹的木板,将木板盖在布坯上涂抹灰药,待灰药干透后放入染缸染色,晾干后刮去灰药,因灰药覆盖处无法上色,便形成了蓝白相间的花纹——这便是鲁西南特色的蓝印花布,其制作工艺正是传统的灰缬技艺,是历史上重要的民间工艺。

清代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》记载:“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,宋嘉泰中有归姓者创为之。以布抹药而染青,候干,去灰药,则清白相间,有人物、花鸟、诗词各色,充塞幔之用。”这便是灰缬染布技术的由来。鲁西南的染布坊虽地处北方,却与江南的灰缬技术一脉相承;江南染布技艺随商船北上,与鲁西南本土染布经验融合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染布业。

“紫花”一词的由来,正与这严谨的染布流程相关。老辈染布坊最忌染缸“走色”,若染匠技术不过硬,或颜料搅拌不均,染出的布颜色便不纯正,深浅不一,形成一块块斑斑。当时常用的染料多为深蓝色,色泽与紫色相近,人们便将这种染错颜色的情况称为“把布染紫花了”。随着时间推移,“紫花”的含义从染布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。鲁西南人淳朴直白,办事讲究“实打实”,正如染布需“色正纹清”,若有人办事马虎,出了纰漏,便会被调侃“办紫花了”。这个方言词汇既保留了鲁西南染布业的历史印记,也承载着当地人对“认真做事”的朴素追求。不过与“世上没有后悔药”的错事不同,染“紫花”的布仍可补救——直接染成黑布即可,并不耽误出售。

如今,鲁西南的老染布坊大多已消失在时光里,灰缬技术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,但“紫花”一词仍活跃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。当长辈用“别把事办紫花了”叮嘱晚辈时,这句俗语背后不仅是一段染布往事,更是一代代人对严谨、踏实生活态度的坚守,如同老染布坊染出的清白布,历经岁月沉淀,愈发醇厚绵长。

张长国